

狂舞派

為夢想起舞

黃修平導演的《狂舞派》，未上映已贏得圈內外一致的好評。電影在今年香港國際電影節初次曝光，隨即引來一陣陣熱議，一部舞蹈題材影片，取得如此成績，導演大嘆受寵若驚，而大家也驚覺，香港人拍舞蹈，原來可以這麼精彩、這麼原汁原味。

這是黃修平的第三部長篇製作，8月8日上映。影片貫徹其一貫的風格，以一技之長的人事物為題，他說：「這些人特別容易觸動我。」

■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
圖：Golden Scene 提供



《狂舞派》自有其觸動之處，也讓人對舞蹈片刮目相看，工廠裡的追逐炫舞、兩大舞隊的對決、舞林大會創新的舞蹈融合這幾幕，讓人印象深刻。難得的是沒有老掉牙的情節，黃修平拍出舞蹈片的青春精神，拍出角色與角色間因為夢想不一樣而產生的矛盾。

故事環繞眾人追逐舞蹈而展開。阿花（顏卓靈飾）是Hip-hop天才少女，入讀大學後如願加入大學舞隊「BombA」，第一次上台跳舞即有破格演出，被喻為是舞壇超新星。阿花暗戀社長Dave，無奈卻遭美女隊員Rebecca（Janice飾）橫刀奪愛，嘲笑她的自創舞步猶如一隻蟹。阿花黯然離開BombA。

乍看之下，又是一個勾心鬥角的故事，但高潮尚在後頭。阿花被太極社社長「榮良」（蔡瀚德飾）拉攏加入太極社，跟着他們一起到社區宣傳太極。看似不學無術的阿良原來有一段不為人知的過去，阿花對太極與阿良完全觀感，兩人日久生情擦出愛火花，甚至創出絕世舞招——太極Hip hop。此時的BombA已不復當日的氣勢，Rebecca離隊參加選美，Dave被醜聞中傷，隊員士氣低落，而死對頭「Rooftoppers」卻在隊長Stormy（Tommy Guns飾）歸隊後氣勢如虹，舞林大會舉行在即……

表現青春精神

這段時間，大大小小的青春片上映，《狂舞派》的少男少女，編織出的故事雖然以舞蹈為主線，但校園、愛情、排聞等副線卻給人一種青春片的錯覺，甚至覺得這群新臉孔譜出的青春感並不比《致青春》、《小時代》遜色，很有本土味。

將之視為青春片也無可厚非，但黃修平覺得青春不是這麼簡單，他要表現的內容也不能以青春來概括。「這是一個講人為了追求夢想而克服困難的故事，而這種精神是青春的精神，說到底就是人的精神，只不過體現在年輕人身上，這個題材是Hit-hop，跳的人不過是年輕人而已。」黃修平說：「我只想說一個一群人如何克服外在與內心、做好一件事的故事。」



早在四年前，他已經有拍舞蹈片的念頭。那時，他和拍檔經常在理工大學裡談工作，有一天晚上，他們看見一群舞者在7-11外面的空地跳舞，有趣的是，這塊空地已經被賦予一個不明文的標籤——這在舞者之間是非常有名的練舞之地。在那裡跳舞的人不只有理工的學生，其他地方的舞蹈學會、街上的人也在這跳舞，甚至有些外國舞者來香港也會去那朝聖。「聊起來才知道，原來是學校打壓舞蹈學會，他們申請不了練習室之下，就在那個地方跳，跳着跳着，那裡就成名了，我覺得這個現象很有趣，我也被他們的热情感召，就寫了這個故事。」

黃修平的電影有一個明顯的風格，他喜歡拍小眾、關於技藝的故事。講足球的《當碧成遇上奧雲》（2004）、以魔術為題的《魔術男》（2007），或短片《花椒八角 咖啡豆》（2012）都是清新不俗的小成本製作，「這種有理想、有夢想、一心一意去追求的角色，特別容易觸動我。」

酷與「柒」的張力

黃修平說，Hit-hop很酷。無論是阿花、Dave、Stormy的獨舞，還是BombA與Rooftoppers的群舞，身體的舞動、汗水的揮灑，自然而就流露出酷的味道。黃修平形容得更誇張：「Hit-hop的酷是很極致的，是義無反顧的，酷到你不能用chok來矮化其對酷的追求。」而在這麼酷的內容裡，加入「柒良」這個

太極學會會長，明顯地格格不入。導演說，這就是戲劇的張力。「酷的相反便是『柒』，而很容易被年輕人認為是『柒』的，便是太極。」

「太極在年輕人眼中看似很『柒』，很土、很慢，但當你知太極的奧妙之處，知道道家的概念、陰陽的相生相克如何融入太極這門手藝裡的話，這也是一種很酷的東西。」Stormy拿掉右腳去跳舞、阿花撐着拐杖揮舞、擺動時，你會覺得酷爆了，而「柒良」跳着太極舞，你也會覺得酷。

電影裡，Stormy問阿花，你願意為跳舞犧牲多少？

這也點出電影的命題，每個人對舞蹈都有不一樣的追求。很難計算誰比較愛跳舞，阿花會因為打擊而放棄跳舞、Rooftoppers覺得為舞蹈受的傷是青春的印記，Dave為了打敗死對頭而衍生的跳舞動力，甚至Rebecca在最後對舞蹈表現出的態度，都點出大家在舞蹈路上相異的目標。

「跳舞的人因為追求理想去跳舞，所以衝突往往是生活的壓力、社會不容許這些老掉牙的題材，但我並不太有興趣說這些，因為這是預料之內的，你跳舞、創作，就要吃得鹹魚抵得渴，你就要面對這些事。」這也是《狂舞派》與其他舞蹈電影最不一樣的地方，黃修平想說的不是理想與現實的衝突，而是在舞者間、在同樣追求理想的人當中，因為理想不一樣而衍生的衝突。

大無畏地去拍跳舞片、沒有明星加持，黃修平交出了滿意的成果。



銀幕短打

情慾片救港？

《3D肉蒲團》之後，本地影圈便流行這樣的說法：CEPA2003年實施令香港影人逐漸放棄拍攝慣拍的黃賭毒題材，直接構成香港電影走下坡的原因之一，香港電影要復興，便要在合拍片之外，重新開拓情色、吸毒、賭博片的市場。

正是這種想法催生了以香港本土特性為招徠的三級片製作。《一路向西》、《低俗喜劇》、《飛虎出征》自是其中的佼佼者；傳聞甚久，由周秀娜主演的《紫荊花》、《一路向西》的「續集」《泰西》（與《泰囧》構成微妙的互補和反諷），同樣吸引好事者的眼球。

最近連「才子」陶傑都說要執起導筒，拍攝情慾變態片《愛·尋·迷》，還說找到羅琳演出。後者一直以優雅形象稱著，主持節目，著書立說教

人table manner，忽然「大膽」，幾乎肯定是宣傳噱頭。港產情色尺度一向很自律，意識形態更是貌似開放實質保守，《3D肉蒲團》到最後歌頌「真愛」便已說明一切。

其實，情慾片如果拍不出情慾，情色片講不了情色（erotica），便只是軟性色情電影。香港不是沒有出產過好的情慾或情色片，多年前的《愛奴》（楚原）、《烈火青春》（譚家明）、《風月奇譚》（李翰祥），都是活例。《低俗喜劇》的戲中戲《官人我要》（楊群），嚴格來



■文：朗天

說，則未夠級數。色情挑起觀眾性慾，鼓勵觀眾消費（性）幻想，情色則帶動看者深入慾望深處，發人深省。同樣兩個字，位置互換，出入有如雲泥之別。香港電影的男盜女娼傳統，素能表現「江湖兒女」的義氣情懷，盜亦有道，以出賣尊嚴換取（另一種）尊嚴，情色電影的身體政治，也是在這個面向展開。真能「救港」的不是某一（些）電影類型，而是寄託在這些類型上的情懷、意識和神采。港片復興，說的也是它們的復歸與重創。

最新影訊

■文：Cate

「天堂」錯置的愛與慾

旅遊觀光（tourism）本來就是一種對異域文化或異族風情的消費行為。既然是消費，有需有供，你給錢，我做戲，大家相處愉快。但是，奧地利導演尤里塞德（Ulrich Seidl）的新作《天堂三部曲之愛》卻要告訴你，交易能否成功，觀光可否「圓滿」，取決於你的國別和性別。

來自奧地利的中年單親母親T，安頓了女兒，本打算到非洲肯雅短暫散心。結果，民俗酒店、陽光沙灘以及和她一樣的白人旅友，很快讓她心生厭倦。為了排遣寂寞，女性朋友向她大力宣揚當地的特色服務——實則是早已成行成市的男性性服務，並在她滿臉興奮又羞澀的反應下，叮囑她「讓一切自然發生」。對T來說，她顯然沒有太多經驗。

當然不會有甚麼「自然發生」的事情。酒店在其管理範圍下的沙灘將白人遊客休息區與本地黑人隔離起來，界線之外，站着一個個高矮不一，但都身材細瘦的黑人男人。一旦有白人遊客過界，他們便如餓狼一樣湧過來，兜售手裡的各種紀念品。沒有紀念品的，也靠近來，輕輕掃你的背（主要是對女人），輕聲溫柔地搭訕。他們要甚麼，再清楚不過。

反差和懸殊，在電影裡比比皆是。膚色、經濟、教育，處處顯出白人世界的優越，但T和她的團友有兩樣是絕對劣勢：年齡和身材。不僅可以做黑人男朋友的母親，在鏡頭前，她們的女性特徵也沒有半點吸引力可言：鬆弛、肥胖、變形。本來作為金主，缺點也是優點，只要肯出錢，男朋友就會用盡甜言蜜語，挖心掏肺地說我愛你。偏偏T也來自打工階層，除了花錢的審慎，更重要的是她對自己還有着深深地失敗感。這種失敗感產生的自卑，讓這些特殊服務員反過來佔了她的便宜。片中一個黑人男人找她要錢未遂，翻臉說了一句「你以為我們非洲人不需要花錢嗎？」方才如夢初醒。

氣急敗壞下，T乾脆找來在酒吧的招待員，一個身材矮小、樣貌呆滯的黑人來她房間「服務」，以為能呼風喚雨，卻在最後遭到對方對她身體的拒絕。這徹底擊垮了她作為女性的尊嚴。

T的矛盾心理、對愛情的渴望、靠金錢和男人也無法彌補得了的空虛感，以及因為年齡而帶來的挫敗感，使電影所探討的事件有了更深的空間。那些牆壁剝落的昏暗小屋，污跡斑斑的床單，T就這樣放置和展開她的身體，又如何不引發觀眾的悲憫。這是新聞上大肆曝光的「買春團」之外，所看不到的黑暗角落。

導演用半紀錄片的形式，記錄下「交易」的過程和對話。一個連吃飯、基本生活也顧不上的貧窮國家裡的男人們，要求他們做愛的時候充滿愛意，懂得技巧和精神溝通，這莫不是影片中對白人的最大反諷。

該片曾入圍康城影展競賽單元，它的三部曲之另兩部則講述T的女兒及妹妹的尋愛經歷。據說，三位女主角從三個不同的層面，才建構起導演對女性這一議題的表述。（首部《愛》將於8月8日在油麻地百老匯電影中心上映。）



一手好碟

■文：勇先

《天咒》的人性反思

或許因為常受天災來襲，日本人創作的故事往往有着強烈的末日觀念，就像2003年上映的電影《天咒》。當末日就在跟前，你會寧願像喪屍般過着生存，還是堅持像人一樣繼續掙扎求存？正是這個故事引發大家思考。

《天咒》改編自望月峰太郎的漫畫《Dragon Head》。故事講述一班學生原本開開心心地參加畢業旅行，但火車駛進山洞突然經歷地震般的搖撼，整列火車被活埋，僅剩下青木小照（妻夫木聰飾）、瀨戶雅子（神田沙也加飾）和高橋伸雄（山田孝之飾）生還。三人等待救援期間，本來懦弱的伸雄在絕境中受不了而狂性大發，甚至要傷害小照和雅子的性命，二人在千辛萬苦下冒險，終於逃出山洞。正當他們得救之際，卻發現世界已變得面目全非，極目之處，盡是頹垣敗瓦和不見底的灰塵。二人唯一的希望，就是走向東京的回家路，路上他們也遇過不少生還者——有失常地互相砍殺的，也遇過以為是救命恩人但最後是賤漢的，但最奇怪的是兩個光頭小孩，頭頂繞着一道很粗的疤痕，他們面對這個恐怖的世界，臉上沒有一絲驚慌，正確來說是一點喜怒哀樂也沒有，活像喪屍一樣，估計這兩個孩子被人動了手術，將腦袋產生恐懼感的部份切除。然而經過重重障礙，二人終於回到東京，不過這城市的人本來由恐懼而發的自相殘殺，突然變得眼神失焦、面上沒有一點情感……原來政府早在這些災難緊急食品中，混入了麻痺情緒的藥物，使人們變得行屍走肉，而不會因慌張惹來更大的混亂。若選擇逃避恐懼，便吃緊急食品，不吃？你仍要面對這可怕的世界，卻得以守住人性。



小照與雅子，便選擇了後者。